



高科大
2021
現代
literature
文學獎
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基礎教育中心 主編

2021 高科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基礎教育中心 主編

大普

「2021 高科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共徵選
現代詩、現代散文、極短篇小說等三種文類。

所有稿件經過專家學者審慎決審後，分別選出現代詩前三名
及佳作三名、現代散文前三名及佳作三名、極短篇小說前三
名及佳作三名，集結為本書。

評審委員一致肯定得獎作品水準，咸認為是台灣文學的雛鳳
清音，堪作為關心台灣新生代文學創作動態者，不容錯過的
一本好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基礎教育中心贈閱



2021
現代
literature
文學獎
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基礎教育中心 主編



目錄

現·代·詩·

第一名 知體狀態

進四國企二甲／易沁

005

第二名 獨白

四水食一乙／詠茗

008

第三名 步入社會

四觀二甲／李怡靜

012

佳作 我倒在自由的血泊之中

商資一乙／林里臻

015

佳作 前行

四文創三甲／陳怡楨

018

佳作 檳榔

行銷一乙／余芳萱

022

現·代·散·文·

第一名 神聖的喜劇

四智商一甲／善愚

027

第二名 半身坡艾托利

進四國企二甲／易沁

034

極·短·篇·小·說

- | | | | |
|-----|----------|---------------|-----|
| 第一名 | 極樂殯儀館 | 四文創三甲／陳怡楨 | 063 |
| 第二名 | 藍莓餡餅 | 進四國企二甲／易沁 | 069 |
| 第三名 | 好日子 | 四水食一乙／滿棠 | 073 |
| 佳作 | 無罪推定原則 | 四觀二甲／李怡靜 | 079 |
| 佳作 | 結緣 | 四金資一甲／洪莉蘋 | 085 |
| 佳作 | 圍剿 | 四會資一乙／Lattice | 092 |
| 第三名 | 二十二點二十七分 | 環安系一甲／陳彥臻 | 039 |
| 佳作 | 遊子 | 四土一甲／陳文鴻 | 047 |
| 佳作 | 外公 | 環安一乙／布丁好軟 | 051 |
| 佳作 | 那一隻隻的吳郭魚 | 四文創三甲／陳怡楨 | 055 |

現代文學獎

現·代·詩·



現代詩類 第一名

知體狀態

還沒有字的時候

和雨聊聊有關夢的具形

身體裡的灰塵

層層疊疊

模仿卷積雲的輪廓

嘗試不去理解宇宙也曾

闕靜一如初生

偶爾向光能看見陰影的唇形

進四國企二甲、易沁

允許生活沒有愛

也允許生活有

更多生活

允許夢不只屬於夜晚

以後

目送老得太早的戀人直直往時間裡走

日子才釀成了

一種默許洗褪的甘澀

沐浴雨後的少年唇微微啟

不去問愛可以回答的問題

明天已經停泊

生活正嘗試把自己放到最裡面

王希成作家回復：喜歡知體狀況的書寫，關於夢的具形，「身體裡的灰塵，層層疊疊，模仿卷積雲的輪廓」如詩句所寫，充滿詩意哲思，意象寬廣優美。詩人說嘗試不去理解宇宙也曾闐靜一如初生，偶爾向光，便能看見陰影的唇形，它說著有關生活與愛，呼應少年唇，不去問愛可以回答的問題。深入探討並感知身體的真正狀況，喜歡那句：目送老得太早的戀人直直往時間裡走。

鐘文伶老師回復：文字技巧高超，想像新奇，善於捉住生活的吉光片羽，把抽象的思維予以具象化。

現代詩類 第二名

獨白

零點鐘聲從遠方傳來

起風了 月光溫柔灑落

森林精靈的舞會開始了

身體久違的輕盈

丟去那笨重的玻璃鞋

我赤著腳起舞

腳尖滑過水漥

被阿波羅遺落的音符

四水食一乙／詠茗

將世界敲醒

律動的空氣

讓寂寞的黑夜

燃起萬盞燈火

葉子也有了翅膀

跳著

屬於他們的，夜曲

而我穿戴白霓裳

帶著你贈與的祝福

踏上旅途的盡頭

在這生於此，

止於遺忘的旅行

終點，藏在小小的罐子中

你問我，我在嗎

在呀

我確實存在

融合在空氣中

每當你需要擁抱時

張開手臂

我會輕撫著你

讓你知道

我還在

王希成作家回復：原本的生離死別，卻舉重若輕，用非常詩意的獨白，說自己形體雖然消

失了，但靈魂猶在，融合在空氣中，只要你需要，張開手臂，便會輕撫著你。前幾段輕描淡寫，如詩如畫，後才點出今生於此。止於遺忘的旅程，反而有些震撼的效果。很特殊很有感情的獨白。

張簡文琪老師回復：作者將生命逝去的哀傷，提煉成永恆無盡的愛，溫暖動人。全篇文句流暢，意象前後連貫，末尾懸疑激盪，餘韻無窮。主角在「零點鐘聲」大限已到時，脫去人間易碎難穿的玻璃鞋在森林跳舞，象徵離苦得樂，進入宇宙無盡大化中解脫、歡喜的狀態。詩末以「我」的獨白扣題，說明消失的生命並未幻滅，帶出超脫物質層次生命永恆的議題，意境深遠。

現代詩類 第三名

步入社會

四觀二甲／李怡靜

茶樹裡剛長出的新芽

鮮嫩的姿態

翠綠的顏色

鮮衣怒馬少年時

一日看盡人間花

應是灑脫不羈的年紀

被無情採摘

然後萎凋、殺菁

流乾了眼淚、失去了自我

蜷縮身體，武裝自己

陡然間

滾燙的雨傾盆而下

無預警的瓢潑大雨

兜頭淋濕了全身

很快的

周遭淹起水來了

水裡

翻滾、起伏

不知嗆進多少水

蜷曲的身軀

掙扎中漸漸無力下來

沉入水底

水面恢復冷卻、冷靜

在美麗的琥珀色裡

浸泡得浮腫

林秀蓉老師回復：以茶樹新芽被採摘、被浸泡的過程，道出步入社會的鮮嫩與鍛鍊，意象掌握精準明確。全詩密度高、詩意濃，堪稱佳作。

柯嘉智老師回復：以沖茶比喻出社會的殘酷洗禮，意象鮮明。

現代詩類
佳作

我倒在自由的血泊之中

商資一乙／林里臻

煙硝瀰漫

戰火連綿三月

砲火自四面八方湧入

火藥渲染了天空

鮮血染紅了衣襟

渲染、混濁、淚水、汗濁

模糊不清

紅色，暖暖的，順著臉龐流下來
在錦上綴出一朵朵嫣紅的花

輿論嘲笑著

我們的自不量力

子彈無情地

黑白我們的世界

權力恣意地

翻滾我們的家

鐘擺敲響

民族的信念

請原諒我

這一生放蕩不羈，愛自由
我有翅膀，我可以飛翔
我倒在自由的血泊之中

鐘文伶老師回復：透過煙硝、火藥、子彈、鐘聲、鮮血等意象，凸顯戰爭的殘酷與對自由的渴望。

柯嘉智老師回復：謳歌反送中，第一人稱的視角更具現場感。

現代詩類
佳作

前行

踝邊的紫紅

一圈一圈

帶著鐵鏽與潮溼的味道

不見明日 腳邊那本〈自由中國〉無聲地泛了黃

「往前走罷。」

低喃 最後一句

在那清晨五點的雨中離去

四文創三甲／陳怡楨

堅挺的步伐

匡噹匡噹

踢著腳鏢和自我的聲響

漸行漸遠 相映的卻是著冰冷劃一的軍步

「往前走罷。」

命令 最後一句

在那灑滿血紅的馬場盯上

射破緘默

那為榮譽的汗名

殘留彈殼，無情掉在

乾涸的疤上

指甲被拔去的手上

不知染了多少黑血與冤屈的土地上

「往前走罷！」

他們喊道，無名的喊道、不遺餘力地喊道

「往前走吧！」

自由的鐘聲 迴盪

在消失的暴戾槍響

踏在這塊

寶貝的島嶼啊！最痛恨

遺忘

從前在那揚起沙塵的路上
那一台台的吉普，究竟載走了多少顆頭顱

柯嘉智老師回復：以詩句紀錄義士赴死，分分鐘都是大時代。

張簡文琪老師回復：本詩書寫台灣人民早期抵抗當局政治壓迫、前仆後繼爭取民主自由的精神，令人敬佩與感動。主題鮮明，格局大，具有歷史性。

現代詩類
佳作
作

檳榔

受盡世人的唾棄

將我高高在上的心

粗俗的嚙

吐了一片血色

受盡世人的輕視

讓西子成了代言人

搔首弄姿

成了一樁笑話

行銷一乙／余芳萱

受金折磨與誤會
承擔莫須有的罪

卻何曾想起

在刺骨的黑夜中

賜予

一絲溫暖

再折磨的病痛中

賦予

一片光明

阿——

錯誤又何曾美麗

鐘文伶老師回復：首段破題，以「血色」、「高高在上」、「唾棄」等把檳榔形象給具象化。

柯嘉智老師回復：以黑色幽默平反的檳榔之歌。

現代文學獎

現·代·散·文·



現代散文類 第一名

四智商一甲／善愚

神聖的喜劇

眼眸向著層巒攀上。偏近山區的宿舍，曙光像是朝露漫上山頭。天漸漸亮了，烏雲罩著天際又像是眷戀夜晚。

怎樣輾轉的早晨，也回不去那睡夢的纏綿。看著室友的睡臉，醜陋的像被人茫茫然的在路上歐打一頓，再憔悴攤倒在床上。長得那麼醜，卻睡的那麼甜，不免得心裡不是滋味。走在要亮不亮的校園，場景就像電影《沉默之丘》，鳥囀不像天籟倒像烏鴉的嘲嚙，茫茫煙景倒不浪漫反倒令人惶恐。如此畏縮的心態，我仍發現了些趣事。

道路旁的狗群，跟隨著領頭的狗，追逐著呼馳過的行車吠叫，卻對在旁的人坦露著肚皮。學校的警衛，在全面禁煙的校園外大口吸吐著煙，被督促在校園內大力的取締在校區

內吸煙的同學。在校園外抽煙，幸運的話，能跟警衛聊上幾句，校園內更幸運的話，可以看到比翻書還要快的場景。校外的長椅，簡直不像長椅像刑具，怎麼坐都不服貼，我卻常光顧。

寧靜的晨間，蒼蠅的乞討『揮之不去』，我像個不領情的富豪，也像鄭愁予——『什麼都不留給他』。

我播放著法蘭克·辛那屈的《這就是人生》，點起一支煙，如同一部陳年的黑白喜劇電影的開頭。音樂旋律輕快，輕快到沒人在意其講述。燃煙飄渺一抹暈白布幕，吱喳吱喳，機關拉開一場，不斷被人上演的喜劇。

鐘聲響起，不是警告，而是提醒，這個提醒倒是沒什麼意義，第一步踏入校園的也不會是學生，只是一些來健行的老太婆，七嘴八舌，順便拉著旁邊的老頭兒。學生漸漸增多，緩緩進入校園，拿著早餐，晃前晃後，肩頭擦磨著一個個人的肩頭。他們嘻鬧、閒聊，比如有人拿著擴音器在耳邊唱饒舌，聽的一清二楚卻又不清楚。

每每這個時分，我喜歡坐在超商外，望向人來人往。我看到一個高大英俊、衣著體面的男同學，偶然聽見他向著身旁的女同學，說著他的為人，是如何的不拘束，不喜歡被操

控，講的女孩子眼裡閃閃發亮，我也是。被某個非常偶然的光亮，他左手配帶的，星辰品牌的手錶。有個中年男子，拿著啤酒，坐在鄰座。他對著在旁喝著能量飲料的女子，一邊對她說著能量飲料傷身，一口啤酒，再來隨性的聊到她的女兒，問她漂不漂亮、可不可以許配給他。他聲稱自己是某所大學的教師。

再一次鐘聲，也一首歌結束，最後一首是旅程樂團的《不要停止相信》。

步入教室，所有人緊盯著自己的手機，像生產線作業員在悶熱環境下相同的作業。悶熱這倒相同，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世界。試著觸及他人的世界，只會得到一個冷冷的目光，好像你只是一個過客，連同學都不是，或，什麼都不是。而他們手機上顯示，是他人的社群。

老師毫不在意開始課程，草草點了名。上課的內容、下次考試的題目，像是影劇的合集預告，好讓同學們可以輕易的通過，不能通過的同學，不好意思，你們不是這個科系的料。

我的視線抵抗不了重力，掉到了世界最深的地方。課堂的開始與結束，我沒有一刻『看在』眼裡，即便我想。直到與同學某次下課閒聊，講到我的夢境出赤坎樓，同學驚呼

這在課堂上有提到。我可能不小心學會了睡眠學習法。

回過頭來，又走到了校外的長椅。輕輕的風，夕陽從搖曳的樹葉細縫中滲漏幾滴陽光，地面的光影爍動，像是漣漪。看了下時間，差不多要打工了。我播放了一首，披頭四的《太陽出來了》。太陽卻事不關己，『沒辦法，下班時間到了。』，他緩緩爬下布幕。

不可能一切得償所願，人還是持續相信的自說自話，世界還是不停的旋轉著。

轉了門把，開門之後就看見老闆對著遲到的我大罵。一個忘稿的演員，闖入開演不久的劇場，只好即興唱一首歌。在打工時，我是很常唱歌的，因為老闆聽到，總會認為我心情很不錯。有時還得唱一些上了年紀的歌，像是《木棉道》，免得老闆對不上，對不上一場主角不是他的戲。

偶爾工作之餘，老闆幾句廢話，是他人生的總括。他抱怨老公不給他錢，家裡卻還有兩個孩子要養；抱怨孩子沒大沒小，他的關心換回孩子難堪粗俗的話……最近新婚不久的老闆，講的淚好像要落下，我連忙關心，老闆卻說小孩子不會懂，轉身繼續工作，唱著他常唱的那首《梨花淚》。

我想，誰都不會懂的，因為這段插曲是不容置否、不被允許改寫的。

打工結束，從工作地點回到學校宿舍，只要步行差不多五至六分鐘的距離。下班是晚上九點，我通常不會那麼早回去，會在學校旁的超商坐個一陣子、點幾支煙。

宿舍是有門禁的，到午夜時分後就不再放行，讓學生進出，這讓很多有煙癮的人，包括我，很是膽顫心驚。到了「最後一刻」，若沒碰到煙，就足夠讓我做惡夢了，加上室友的「夜間行動」，他們「做戰」時無法免俗的咆哮，這些瑣碎，總會讓我夜長夢多。

到了快十二點，會抽煙的朋友們也出來，呼吸「新鮮空氣」。我們總坐成一團，吐放著白煙在遼遼夜空。趁著月光打著瞌睡的眼睫，他們訴說著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背景，說著說著，他們悲傷了起來，相互的安慰、鼓勵，接著不約而同的靜默。我從自己吐出的雲煙裡，瞥見路旁的野狗，草上的微露映著月光，牠們躺在那，舔舐著相互的皮毛與傷口。

我懷疑月亮根本沒有睡著，不然她怎麼會偷笑呢？

回到床上，既視感般的輾轉難眠。戴上耳機，播放一列歌單，卻只循環播放一首歌。而想要聽膩一首歌的漫漫長夜，感覺永無止境，像追著整片星空長跑。在腦中跑過不知繁幾出現的畫面，乍現不盡相同的想法。

看得見的東西，不經意下了眉頭。說不上的東西，往往最上心頭。

腦海中，最完備的城市、最繁華的街道，我看見了身體殘缺的人，被外藉看護推著散步；我看見許多乞討的人，倒下的身旁一支支站立的酒瓶；我看見一對情侶談情說愛，一旁，一個婦人帶著四個孩子，手忙腳亂，丈夫則在跟人喝酒下棋。這是台中車站，在我回去家鄉時所看見的光景。我抽著煙莞爾旁觀，在我一段距離，站一個思覺失調症的人自言自語，手腳不可名狀的舞動著。路過的人不妨冷冷的斜視，他，然後我。

這個世界，總是『有一好，沒兩好』。

好吃的主餐與不好吃的配餐；舒服的煙與不舒服的長椅，或，美的人討厭醜的人，不抽煙的人討厭抽煙的人……零零碎碎的，這些事情像是某種味覺，點綴某些人的味蕾。可能像電影《孤味》，也許像徐國能的《第九味》。對我來說，音樂連結了那些味道，而他們像是在演一部喜劇。

最好笑的部分，可能就是黑白喜劇中的，黑與白的部分……

眼睛一張開，夜晚已被輕描淡寫帶過，只留下我一身的疲憊。抬頭看看室友，他們看來打了一整晚的電腦，畢竟是假日。再看了看時間，打工已經遲到了，今天是上整天的班。室友對著剛醒來的我說了一聲『好累』，我忍不住笑了出來，他們也笑了。簡便的梳洗後，

我便出門。

工作路上，我抽了口煙，喝了口咖啡。我播著皇后樂團的音樂——《壓力之下》。又是一場喜劇的開始。

一場不可侵犯、不可言喻的喜劇，再一次上演。

林秀蓉老師回復：以電影、音樂作為喻體，描寫日常所見所聞，相當亮眼；讓千篇一律的

生活，充滿生意與節奏。善於運用通感摹寫，值得鼓勵。

柯嘉智老師回復：以神曲為題，展現企圖。以一天的「旅程」，呈現生命的徒勞與神聖。

現代散文類 第二名

進四國企二甲／易沁

半身坡艾托利

我想那裏頭應該是有個我的。

儘管日日夜夜裡纏繞潘洛斯階梯的弱力迴旋依舊徒勞地試圖把我放在外面。

晴朗的五月日沉，風自枝葉的間隙條地吹進並拂起她的髮，髮絲一劃劃地將她的視野分割成幾個幾何狀破碎的區塊，毛髮的末端刺進瞬膜，她不假思索地眯起眼，風颳過耳骨凹陷處時，嗡嗡的氣旋聲任由直覺的曳引無限膨脹。一切恐怕都因為溫度。它輕輕啄在她顴骨上緣，使外在的感知漸漸失準，她竟感覺那是如小春日和般異質卻溫潤可人的天氣，光線無視雲層裡的絮絮霜霄穿透腦門，直直打在思緒裡，她睜眼望見光在黑線區隔出的不規則狀區塊裡顯得鬢鬚，鯉魚斑雲被染上晚霞栩栩的朱赤色，邊界卻逸散作深灰紫的色溫，

她將視線專注在雲的腹處，猜想定只能將其歸因於命運、奇蹟般的偶然下非生命的產物，厭惡繆思者介入藝術施以無端報復的標的。她踏上人行道上陶土色卻鑲嵌細細晶瑩的磚瓦，閃爍著同於晚霞的赤橙偏光，回想起異邦語以燒灼的夕日餘暉形容晚霞，晚霞聽起來卻更溫馴，好像誰都可以用拇指指腹輕壓、暈染、恣意抹開那儘管只有一絲不均勻的油彩，卻誰都不可以。

我開始想倒著腳步走了，來自思緒縝密的前人們的叮囑縈繞耳畔，每循著走來的腳步後退一步，總覺得十二胸椎處附近的肋間有一團爐火間歇性地發燙，我是不想回過頭去的，那成了真實的後退，規則至少容許我偷偷作弊，瞥向後腳跟的半圓形，湊近無形的卡榫「喀」地緊密嵌合足跡、蠶食他的空殼，即使溝通與思想存在無數的空隙。只要掙脫了機械性複製，現在的我是剛才的我，尚未察覺來自世界的暗示，識必須是非實有的，執唯識真實有，亦終落入法軌，恐怕不能再以意識意識尋思真實，正當我思索著這突如其來的訊號，卻再度把我抽離到好遠好遠，能掌握的從來只有語詞正面的質地，卻緣木求魚地索求更多。文字也在蜷縮，他們曲折自己的足，收起尖削方正的下顎，顎骨的頂點殘留著刺穿同族臟器的體液，結構從被刺穿的小洞開始塌陷，滲透壓讓它們更劇烈地萎縮，墨水或位

元凝聚成一個黑點。我感覺那股熱浪尚未消退，僥倖我信仰中的他們惰於主動睜開雙眼，眼尾的細紋淺淺一彎使我無所適從，忽然急促的心搏和背脊沁出涼汗，她卻仍站在人行道的磚瓦上，空間的邊界早已化作若即若離的無數黑點，全彩的她在畫面裡愈顯空洞，幾近痴駭。

翌日甚至無法再讀下去，眼球的動態就要脫離上下斜肌的支配，眼瞼濡濕至黏膜泛紅，滑鼠連續按下指令鍵，調整字型顏色行高行距一點一五一點五向左對齊向內併攏向右對齊，只求視皮層汲取訊息時能舒坦一些。我鬆開手舒展掌心，直至五指間縱橫的青紫血絲清晰可見，肌肉繃得發白，掌紋內蓄積著薄汗折射出牆邊鹵素燈的金黃光澤，我端詳著掌紋是從哪裡皸裂的，視線回溯至他們的起點。軼聞常言掌紋多半是命運軋下的紀文、今生今世的劇本，命運矗立下的陰影終比實際的生活更真切，難道連一生中該劃下多少引號都無法抗拒？我思索著背後定存在著驅使我思索的無以名狀之物，思想具像被最荒誕的權力意志推磨成歪斜媚俗的矯態，我卻因 M 指稱 masochism 是宿命式天贈的稟賦而渾身充斥低俗廉價的狂喜，那是一種想把我強加在自我以外的慾望，透過合理的文字競技重複摩娑抽弄頂觸以滿足媚俗的渴求並推向止境最終迸發。文字就在那裡，排解的次產物。

於是生活愈往下沉了，近似於第一次在水中睜開雙眼的視角，身軀就在最低處，兩者間卻沒有其他更有效率的介質。光走進來後我們再讀了一次，反覆現身的語詞彷彿披上絲綢，在檔案裡隨著輸入符號的頻率散射粼粼的光澤，那興許是精神的延續，作品繼承作品的過往後回憶得以再現，長者在落葉漸綠時瞥見逝去的愛情。光天化日下自我受熱膨大，完成感帶來的虛榮蒙上雙眼後行姿踉蹌，直到一次雙腳交錯後絆倒，任憑無數種異質的生活踩在背脊上，同義詞存在的遺憾與陣痛終於解放，四周卻太熱了。本能地推開窗戶，蠓子和風肆無忌憚地闖了進來，直直撞在鼻樑骨上，伸手抹開牠的軀體時像按下刪除鍵般果決，蠓子的翅交疊成肉眼可見的黑點，一陣嫌厭湧上後離席，像筋疲力竭的運動員著急著在臉上潑灑水柱，臉才走出去了，風的強吻都昇華成歡愉享受，無關他我更無關真偽。

王希成老師回復：內在潛意識的自我挖掘，相當特殊的作品。無論文句或整體架構，屬於形而上甚至有些玄學的讀她讀我讀存在與非存在。許多景象與感觸想法，自成一格的表示，使用相當長的長句如：儘管日日夜夜裡纏繞潘洛斯階

梯的弱力迴旋依舊徒勞地試圖把我放在外面。而要進入作者書寫裡面，必需十分安靜深入，直覺感知有關他我與虛實真偽，得到答案。

張簡文琪老師回復：作者駕馭文字的功力極為高明而純熟，帶領讀者游移在文字所創造的世界之中，幻化為不同的人物腳色（她與他和我），沉浸在形而上、形而下的特殊「半身」心識狀態，糾纏於現實與想像、實相與意識、「有我」與「無我」之境，不斷攀爬潘洛斯階梯似上而下，若虛返實，似是又非的循環悖論，從中思考相關的哲學課題。作者具有不凡的功力。

現代散文類 第三名

環安系一甲／陳彥臻

二十二點二十七分

清楚記得那是一個陽光和煦且安謐的午後，手機震動響起，接起來後，電話另一頭，人在海外的爸爸劈頭就說：「趕快去請假，爺爺快不行了。」轟——，我的腦袋裡一片混亂，「大伯打來說爺爺今天可能就撐不下去了，你趕快回家，爸爸已經訂好下午回台灣的機票了。」掛掉電話，看向外頭的天空，天氣好得讓我有種剛剛一切都是錯覺的想法，只有通話記錄告訴我，這是真的。明明我也才偷懶一天沒打回去，明明上次視訊還好好的，怎麼就沒辦法再跟你講話了呢？

「喔啾啾啾——」救護車尖銳的聲音劃破夜晚的安寧，二十二點十分，大家進進出出，只有我坐在阿嬤旁邊，看著阿嬤仔細地順著衣服紋理一針一針的縫著上衣的口袋，嘴上一

直重複著「口袋不能空空」，專注的神情彷彿在唸什麼咒語。葬儀社的人已經來了，大家亂成一團，看著你被送進來，畢竟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了。「爸，我們到家了。」爸爸和大伯喊著，「二十二點二十七分」葬儀社的人宣布這個數字。很久以後，久到那天的事都差不多忘了，唯獨這兩個數字對我而言，就代表著童年無三尺浪的快樂結束了。似無所見，又非視而不見。

我們跪在地上，聽著別人叫我們兄弟姊妹輪流叫「爺爺，回家了」，一切的一切都好像電影，一場安靜的默片，沒有任何聲音，又是如此的不真實，以至於我沒有想像中的痛哭。阿嬤把縫好的西裝拿來，裡面儘可能地塞了值錢的東西，從結婚到現在阿嬤一直都是把整個家顧得很好，也把你照顧得很好，大家都知道的，阿嬤也自豪著。看著西裝筆挺的你，大家都忍不住地讚嘆果然很帥氣。

入殮前，我每天都在你旁邊，在最後的時間裡跟你說說話，你的手好冷，每次我喊熱的時候你都嘴上說著明明就沒有很熱，但還是會悄悄地替我調低冷氣，現在阿嬤說冷氣要一直開著，不曉得你會不會寒到；看著你在醫院因為輸氧而腫起的身體，跟生病時瘦骨嶙峋的樣子簡直判若兩人，大家都說你這樣比較有福相，看起來健康多了，也更快活了。

那幾天，我們都在聊著小時候的事情，我們姐弟三人都是你一手帶大的，想起小時候，補習前你總是先為我們包鮭魚壽司，怕我們餓到，每顆都包得整整齊齊，跟姑姑聊過後我們才知道，原來小時候姑姑也最喜歡你包的鮭魚壽司，尤其加了你的特調醬料，那時我才知道為什麼自己包的總是少了點味道，可惜你以前總是捨不得讓我做事，所以那份獨有的美味只能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每每阿嬤看到冰箱裡你為我們留的鮭魚壽司時都吃醋地說，只有我們家是爺爺在孝敬我們，我們聽了高興的很啊，甚至以「爺爺」為傲，代表著這份獨特的偏愛是我們專屬的。

告別式用的照片是我自告奮勇去找，在找照片的過程中，我們翻到了好多你以前的照片，你從來不曾主動給我們看過，那些你年輕時出去玩或領獎的照片，數都數不清，我們索性拿了一個袋子裝著所有的照片，帶去讓阿嬤挑選。後來的每天，阿嬤都會不厭其煩地拿出那些照片來跟我們說嘴，「爺爺穿西裝很緣投夠！比他們主任體面多了！」「爺爺生病之前有點肉比較好看，穿西裝多挺啊，旁邊的人衣服看起來都皺皺的。」我們都笑阿嬤不能這樣說別人啦，可聽著聽著，我竟也好像看到照片裡的你對阿嬤的偏心露出寵溺的表情，你一直都是個話少的人，阿嬤老是抱怨你什麼都不說，就像你生病痛苦的時候也都不

讓她知道。

入殮那天，我們起得比平時都早，看著你躺進去阿嬤幫特別幫你挑選的新家，精美且不失大氣的雕刻，襯托著本就氣宇軒昂的你更加帥氣，那天之後，我還是盡可能無時無刻地待在你身邊，不願意離開那個空間和家裡，或許是心裡還沒調適好吧？畢竟到處都是你的影子，都有你帶我們走過的痕跡。

靈堂沒有很盛大，卻是莊嚴肅穆，就像你一樣，不多話、不虛華只是靜靜的，卻彷彿被溫柔包覆，你的朋友們陸陸續續地來上香，也趁最後的機會跟你說些話，我不禁想，你聽得到嗎？大家都說聽覺是最後才消失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許只有你才清楚吧。

摺庫錢的手沒有停，思緒卻凝絕，對於不善表達情緒的你，我似乎不怎麼了解，相對於常常唸我的阿嬤，你是最疼我的，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在高雄的這段日子，我常常累的時候就打電話跟你抱怨，故意說自己沒吃飽或者是又生病了，就想聽聽你唸唸我，說句「你怎麼長著麼大了還要讓爺爺擔心」好像你在我身邊一樣，然後才會心滿意足地掛掉電話。

在懊悔著不擅聊天的我，沒有好好多跟你說些話，聽聽你聲音的同時，也慶幸上天有

給我最後的機會，讓我有機會從大家的口中，好好了解你的過去。阿嬤總說：「爺爺做人很溫柔」，在熙來攘往的人之中，很多人都受過你的幫助，有一個叔叔來看你的時候，阿嬤還特別招待他，說他是以前你幫助過的人，聽說你在台北讀書的時候只是請對方吃碗貢丸湯，就讓他惦記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你年輕時也是個好客大方的熱血青年，然而你也讓我看到一頓飯可以串起一份情。

後來陸陸續續也來了一些人，像是你的哥哥，我應該有十多年沒看到他了，看到他就會想起小時候你都騎著機車帶我去他們家的文具店挑買那些可以拿來炫耀的自動筆，還有你的姐妹，聽說他們是從台北趕下來的，一來就紅了眼眶，讓阿嬤看了好不生氣，還一直向我抱怨，就是不想他們來哭哭啼啼，你明明就是很安祥地走；那幾天阿嬤總是逢人關心就回答：「幸好他沒有什麼痛苦就走了，不像很多人都拖了很久，拖越久就越痛苦，像醫院裡睡他斜前方的那個老人齣……。」

頭旬、二旬、三旬……，時間流逝著，一次又一次的儀式完成，離你出殯的日子也越來越近，天氣依舊晴朗，偶爾我也會想，原來世界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離開而改變，它的運轉正常到我以為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留在台南的兩個禮拜裡，大部分的時間我是平靜的，或

許也是因為這個空間有你、有阿嬤、有回憶。

你的新房子，是阿嬤親手挑的，大到房子格局，小到磚瓦的顏色都要親自確認，阿嬤說這是要給你住的，所以房子得夠氣派，我和妹妹是見識過的，談論這些的過程中，我一直有種彷彿你就在旁邊靜靜聽我們說話，偶爾點點頭表示同意阿嬤的意見，像一直以來的那樣。

這兩個禮拜以來大概是我出生到現在看過最多親戚的時候，爸爸好久沒有回家這麼長的時間了，連很少跟我聊天的大伯也主動跟我攀談，更不用說跟我最好的姑姑；大家都為了你重新聚集在一起，這樣你應該也可以放心了吧，雖然你無法說話，但我可以猜到，你一定很開心可以看到全家人都聚在一起的画面，只可惜這個畫面少了你。

火化的那天，天空只是微陰，時不時飄著毛毛細雨，親戚們依序去了火葬場，再去靈骨塔，我們這些後輩只是被帶來帶去，等著長輩們對我們發號司令，叫我們喊一下爺爺，過程我已經不是很記得了，但是在火葬場吃到的糖果卻甜膩地讓我忘不了，又或許忘不了的是小時候那份回憶的味道。

告別式上，我們這輩的小孩依著大人們的指示一一向前來悼念的賓客們致謝，雖然不

知道已經彎了幾次的腰微微發酸，不過卻也為你有著這麼多朋友前來道別而感到自豪，儀式進行中，司儀朗讀著我和姑姑寫的悼文，內容無非是對你的想念，那是我回高雄的期間寫出來的。離開台南，一切對我來說都好遙遠，情緒亦然；結束後，阿嬤帶我們一起去家裡附近的素食店吃午餐，說是完成最後的儀式，我和妹妹則說好去你以前常帶我們去的台糖福利社買冰棒，一切如常，一切日常。

回到學校後，情緒的波動被沖淡，跟距離成了反比，我依舊上課補進度讀書趕期末，依舊同朋友一起吃飯唱歌笑鬧，依舊過著你離開前的生活，好像這兩個禮拜只是一場已經醒過來的夢，夢的內容甚至不記得。

直到休業式那天，回到宿舍看到桌上刻意擺著的你的照片，我才回想起來，這場有你、有大家的夢。

王希成老師回復：書寫送爺爺最後一程的經過，回憶過往祖孫情，整個敘述與情感表達非常流暢。尤其喪禮前後的一些細節，如跪在地上，聽著別人叫我們兄弟

姊妹輪流叫「爺爺，回家了」一切的一切好像電影，一場安靜的默片。懊悔不擅聊天沒有好好多跟爺爺說上話，只能從別人口中知道他的過去。

張簡文琪老師回復：全文描寫對爺爺辭世的不捨與思念。作者在辦理爺爺後事期間，與阿嬤、家人聊天，共同回憶跟爺爺相處的點滴往事，雖然只是日常小事，卻從中認識爺爺的老實顧家、溫柔善良與熱心助人的形象，以及對家人無盡的愛。文字平凡質樸，不花俏，不炫技，卻格外地深情動人，對年輕學生來說是難得的作品。

現代散文類 佳作

四十一甲／陳文鴻

遊子

太武山下漫無邊際的麥田，散發著清新的麥香，與佇立在路旁的木麻黃，安靜地看著為了生活離開的遊子，踏向未知的旅程，也靜靜地等待著，何時才能再次看到他們歸來身影。

金門列嶼坐落於九龍江口，與廈門遙遙相望，自古以來土地貧瘠，不利農耕。自明代以來，經歷兵禍，於是為求溫飽的金門人，只能向外發展，離開家鄉與親人，在外漂泊。至此，遊子們的故事就此拉開序幕。

早年金門人離鄉打拼大多是前往南洋，這群遊子，也就是落番客。經過廈門轉廣州前往南洋諸島，稍有積蓄則返鄉娶妻子，而後又隻身一人再赴異鄉，來來去去，直到事業

有成，榮歸故里，落葉歸根。但大多數的遊子都無法如此順遂，於是除落葉歸根外，也有落地生根，在地茁壯，形成特別的僑鄉文化。如此的歷史氛圍下，家中長輩自然也有落番的案例，有的歸來，有的他鄉成為了故鄉，在地生根，在那裡開枝散葉。

現今在大環境下，工作與求學的原因，年輕一輩紛紛來到台灣打拼，常常只有在年節時候才能與父母家人團聚，雖然現今的交通與通訊的發達，但是年邁的父母獨守老宅望著空蕩蕩的門口，無人陪伴的寂寞，遊子們又知多少。但是遊子心中的鄉愁又有幾人知曉。而我的父母便是高中畢業後便來到台灣打拼的遊子。

由於幼時曾在金門生活，所以即使身為旅台二代，我對金門的情感依舊是十分濃厚。那是無法言喻的感覺，是種無形的連結，聯繫著我與金門。

記得高三那年過年阿嬤看到我們回來，開心的打開桌罩，頓時香氣四溢，滿桌的菜餚早已準備在桌上，那是阿嬤早起特地烹調的菜餚，無須解釋便證明她對於我們回來的期待。但是在要回去的前一天，我獨自跟阿嬤在聊天時，阿嬤卻無意間說了一句：「明天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此時我腦中閃過了幼時與阿嬤、阿公在金門生活的景象，跟阿嬤在菜園走動，坐在阿公的肩上看著他們演奏南管。但在阿公過世後，阿嬤一人守著古厝。剎那

間我感受異鄉遊子及故鄉家人的相思之情。

家人牽掛著遊子，遊子又何嘗不是心繫著家人。

今年清明是我求學以來首次回鄉祭祖，而清明時節適逢金門霧季，航班大亂，體驗了有家而歸不得的窘境。在掃墓時，到了阿公以及外公的墓前，眼前一片模糊，淚水盈眶，淚珠從我的臉頰滑落，情緒難以平復。他們走時我還懵懵懂懂，現在才明白，即使是在親近不過的人，在生死大限來臨時，就此天人永隔，而在外的遊子，無法見到親人的最後一面，成了遊子一生的遺憾。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悲傷並不能停留太久，壓抑住心中的酸楚，遊子又繼續踏上前往異鄉的路途。

時間悄悄的流動，家鄉的小麥依舊搖曳著，但是遊子們的故事卻還沒結束。高聳的木麻黃仍然站在那裡，等待著遊子們歸來與他分享在外闖蕩的故事，但又有一群遊子的故事正逐漸展開。

林秀蓉老師回復：本文一開始即描寫金門的人文地景，足以吸引讀者，字裡行間可見作者對故鄉的認同與歸屬。異鄉遊子的思鄉情懷，宜多著墨，將更可觀。

鐘文伶老師回復：從金門遊子的角度，描寫對故鄉的眷戀，以及每逢佳節倍思親的無奈，深刻感人。

現代散文類 佳作

環安一乙／布丁好軟

外公

我追不回那時的影子，就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到年少。不甘踱步於此，卻又無力改變，也似乎我的願景像你一樣隨風飄散了。我奔跑著、揮灑汗水，奔向一條沒有終點的道路，你在終點等著我了嗎？都卜勒效應是確切的，但不知為何，你離得越遠，我對你的思念就更加高亢呢？現在，我輕輕地打開存放往事的抽屜，拿起一幀泛黃的舊照片反反覆覆的翻看，彷彿聽得見那時的笑聲；彷彿看得到那稚嫩臉龐；彷彿聞得到你愛不釋手的樟木香，彷彿你還在。

時間——就像威士忌一樣，越陳越香。韶光荏苒，與你的記憶卻點點的鮮明起來，猶如光陰像過濾網一樣，精挑細選那些令人流連的回憶使我想起。火傘高張的夏天，鄉間總

會有一股好聞的清香，我到現在也難以描述，是土嗎？還是路旁的榕樹？不得而知。柏油路上還存著蟹景，招搖地顯擺著自己的熱辣。當我第一次來到這裡，絲絲不安從我心中蔓延開來，陌生的環境並不討喜，就連那股好聞的香氣也安撫不了我，是陌生的一切壟罩著我，即便艷陽高照，也照不進我心中的霧霾裡。懂事之後第一次來到這個環境，我熟知它，只是過得太遠了，我還需要時間去整理思緒回憶。當媽媽把我的手交給你的時候，你牽起我的手，說：「來了阿？呷飽未？」我頓了會，點了點頭。你走進了廚房，切開上頭有許多黑斑的芒果，把果肉那兩邊給我，自己啃著芒果心旁的肉。長大之後回想起，才明瞭，或許你總是在成熟時最甜的時刻採收下來，殷殷盼著我們到來能夠吃到最美味的狀態。從夏天長著黑斑的芒果，到冬天也有些乾癟的柳丁，每一次到來總會笑罵著你水果要快些吃，放久了就不好吃了，我才頓悟，是我辜負你了。「其實真正的離別沒有長亭古道，沒有勸君更盡一杯酒，就是在一個和平時一樣的清晨，有的人留在昨天了。」來不及去勾勒出你的身影，似乎與你的記憶渺渺無幾，我卻記得異常清晰，就像是你提著筆在勾畫著，筆筆落在我心。我依然牢牢珍藏著這些美好的記憶，只是這一次我無法再與你分享。我怎會料想到下一次與你見面會是隔著一張黑白照片？原來在這樣的時刻，與你的所有日常都將會

是珍稀的回憶。或許在茫茫人海中，我是如此的平凡，甚至還有些平庸，但因為有你使得我熠熠生輝。或許未來的道路上我並不會有鮮花陪伴，或許佈滿了荊棘，但必定會有絲絲樟木香伴我前行。我看著這張照片，我望了，也忘了。忘了什麼時候拍出的相片，原來我牙牙學語時，你就一直都在。

與你的回憶不多，如果與你見面一次拍張照的話，甚至一個底片就裝的下。但卻裝不下你滿溢出的溫暖，不善言語，卻又能讓我感受到愛。在每個仲夏夜我總會特別思念你，那時我到了去找你的時間，說不出的想法總會化作眼淚來表達，原來，我也是不善言語的那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驀然回首，往事烙印在腦海之中。這次你洋洋灑灑的落筆，最後一筆卻留在了我的生命。那些淡淡的回憶，就像秋日飄落的葉子，有些隨風，有些如夢，有些卻留在心中。我們笑嘆歲月，因我們當時年少，我笑嘆歲月，因你隨之走了。把握不住時間的細沙，緊握又會流逝得更快，那我們就將他捧在手心，感受他給我們的溫度，亦或冷、亦或熱，這是屬於我的羈絆。

林秀蓉老師回復：從緬懷祖孫互動的回憶中，感嘆歲月的無情、生命的有限，遣詞用字精心細膩。善於運用譬喻修辭，具文學之美。

鐘文伶老師回復：善於摹寫，透過日常瑣事描寫與外公相處的點點滴滴，文筆優美流暢。

現代散文類 佳作

四文創三甲／陳怡楨

那一隻隻的吳郭魚

民國一一〇年五月十五日

天氣晴（不知還要寫多少次。都快忘記雨水的味道是什麼了。）

「過了一夜，世界不知道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今天想起那一隻隻的吳郭魚。

上次清明連假回家，我和她散步到在竹東市場旁的舊橋上。我們望著底下河裡密密麻麻的魚群，數量極多，每隻摩肩擦踵的擠著、爭著，甚至不惜讓自己半截魚背都裸露於空氣，而不是水中。河道旁舊鐵皮屋的排水管落著單一的水聲，啪搭啪搭的響著；牠們爭先恐後（我仍納悶牠們究竟在爭些什麼），推擠而噴濺起的規律水聲，也同樣啪搭啪搭的響

著。

「這些是吳郭魚吧？」

「應該是吧。」

「隨便啦。反正好噁心。」她用力地點頭同意我的話。

究竟為何在臭氣熏天的骯髒裡，還有生命依舊能夠繁衍不息？

「反觀人類卻這麼脆弱。」我在心中喃喃。腦中塞滿了新聞的畫面，揮之不去；它們不停的轉動，像台放映機不分日夜地播放著——

在那東部的鐵軌上、臨海的隧道口瀰漫著揮散不去的血腥味、一輛被撞得支離破碎的火車，和一個個也被撞得支離破碎的家庭。還有那好多無辜、脆弱又渺小的……

生命。

悲傷一時之間堵住氣管，總覺得抽不進空氣供給軀體。明明和罹難者沒有任何連結，但只要一想，如果是我周遭的人遇到了這種事情……。同理與易感之心，似乎還是主掌了過多的情緒。可能不大好，但我仍堅信，這份柔軟的溫度，也是讓世界維持正常運作的一顆重要螺絲。

如果我們都能夠好好記住，是不是就不會再發生這些事？

唉。

我瞥了一眼手機，新聞大大的標題再次用力地捅進眼珠子裡——「本土病例單日暴增180例」。人類真是如此脆弱、記性又不太好。而那一群不知是否能被稱作「堅韌」的吳郭魚們，在此時竟在我的心河中，拼命又奮力地泅泳著。

啪搭啪搭、啪搭啪搭。

「我就只有一個家。它叫做台灣。」啪搭啪搭、啪搭啪搭。

我好喜歡它。也以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為傲。真想讓世界都知道，我的家鄉有多麼棒！去年它做到了。

和對岸的距離，明明只有一個海峽。照理來說，在面對疫情的猛烈，結果恐怕是凶多吉少。但，它卻挺住了、它英勇地守住了！而我堅信著，它這次也會挺過危機、那個目前我們遇到在對抗新冠肺炎的最大危機。

「我們要對抗的不是人，而是病毒。」

或許我們都要承認，在前些日子裡都有些鬆懈、忘了這巨大的敵人有那麼可怕及難纏。

口罩戴不住、心也焦躁不已。今早一看到新聞，就馬上問姊姊從台北回新竹了沒；公布遠距教學的消息後，我馬上打給媽媽。「好啦，處理好事情就得趕快回家。」她的聲音當然不免透露著擔心，但也努力保持正常。我有些鼻酸；還有，在科工館的票門口和他說再見的時候，我更用力、更深刻地將他抱緊，不敢想像下一次的見面，會不會變得遙遙無期。

我好不安。我可能會好些日子再也見不到我所愛的人們，甚至有可能永遠再見不到。雖然有些誇張，但，昨天的我也壓根沒想過，台灣會有單日本土180病例的一天啊。世界的變化總是跟不上我理解的速度。而那害怕與不真實感正奔竄至全身——

會不會明天一覺起來，台灣又不再是我認識的那個台灣？

希望真的能把力氣留在對抗病毒，而不是製造更多不必要的謾罵、仇恨與對立。我打從心底地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事情。而那一隻隻的吳郭魚仍密密麻麻地在那骯髒的河裡，奮力地生存著；但我們並不是身處那條臭河中，而是在這麼美麗的土地上，有那麼棒的環境及善良的人們，應該努力地活出更堅挺的模樣吧。還有那太常被使用因而忘卻、但也是現今最渴求、誠摯的祝福——

願我所愛的人，都能平安、健康、快樂。

後記：生活在這塊島嶼上的人們。雖然不是很多、也會犯錯；但他們很有力量，是多麼可愛和善良。他們會互相幫忙，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家。

我一直相信。

我一直都會如此相信。

王希成老師回復：藉吳郭魚比喻台灣堅韌不屈的生命力，來對比人的脆弱，從這一點衍生新

冠肺炎病毒的爆發，確診人數的暴增，許多口水戰與謾罵，說最好把力氣留來對抗病毒，不要先社會分裂對抗。感觸真摯又現代。

柯嘉智老師回復：以缺氧的吳郭魚群比喻人之求生，意象鮮明。

現代文學獎

極·短·篇·小·說·



極短篇小說類 第一名

四文創三甲／陳怡楨

極樂殯儀館

「好冷。似乎要刺透骨子裡的冷。」陽光尚未刺透的清晨。

雖脫離了太陽旗的統治，但太陽依然會升起，我們仍按表操課地日復一日。大家鬧烘烘地在早飯廳議論著阿芬的不告而別。我拄著下巴，專心嚼著無味的地瓜葉，與周遭似乎與世隔絕；但畢竟人耳無法自動收合、遇到那些無法接受的零零總總也沒辦法和眼珠子一樣視而不見。

「我們不是每天都在告別嗎？」心想，喝下最後一口菜湯。也是索然無味。死白的慘淡。

人們常在無法彌補時，只能透過幻想或諂媚來安自己的虧欠之心。經常燒著大把大把

的金紙，卻在生前沒陪過一頓真心的晚飯。取叫極樂，也是。但我其實已經厭倦思考或辯解這些了，除了把自己累死以外好像也沒別的可能。專心做好每天的柴米油鹽就已疲憊不已。

只是最近的忙碌實在有點過頭。

大概半年前吧，那時才剛來，即隱隱約約地感受到有些地方似乎不對勁。但又說不出口是何等的怪異。只是為何會如此規律地、在七點左右就剛好送進來呢。

每一天。都是。

「那個時辰是被下了咒嗎……」用乾淨的毛巾擦拭著蒼白的大體。眉頭間皺著困惑。我盯著那一張張了無生氣的臉龐，總覺得牠們這些七點鐘被送進來的，長得都好像。我指的不是高矮胖瘦那類的相仿，而是感到一股遺憾、又有些無奈，或者是忿然……。從前，我也都認為每張死人臉長得都一樣；但這一年來，因為見到那不計其數、形形色色的人們，或許真能從那嘴角的皺紋、或是踝邊的傷痕裡，默默地分辨出因病或含冤地離去，有著何等差異。

「好像想說些什麼，又說不出口。」我想。如果牠們能回答就好了。

好想問個明白。但人會說真話嗎？

我是指那些，活著的人。

雖然這麼想，但仍停在唇邊從未嘔出。「耀善，你要記住啊。」母親虛弱的聲音回響在耳邊——「只要不關你的事情，就不要多管閒事。」她那雙哭腫的雙眼清晰、恐懼地烙在腦中。或許恐懼來自於那些穿著軍服、繃著臉、又說著一口外省腔的人們吧。空氣總是寒冷的，好像非得要把一切都刺穿開來。

「恐懼真是主掌人心的最佳利器。」只在心頭喃喃。

照例的被推進來了。今天也特別多，二十三個。我想起阿芬，昨天她就是在這時候發瘋的。她尖銳的哭聲打破整個停屍間的死寂，緊緊握著那位被推進來的那個人。相當年輕、應該不超過二十五歲。而阿芬平時那張最叫人癡迷的臉頰，瞬間和那根斷氣的指頭一樣慘白。

「聽說是她的三弟。」

「阿芬上台北後，好像就和嘉義老家沒什麼聯絡。」

議論的耳語嗡嗡作響。其實我真不太愛聽的，只是人耳畢竟沒辦法收合。

今天阿芬就沒來上班了。或許是再也來不了。

「動作快點！」那身穿軍服的老男人突然大聲喝斥，打斷了思緒。我換上應有的公事表情，提著桶子和濕毛巾快步向前。或許就是有這種人，現在的人們才會什麼都不敢問吧。和母親一樣。

「打擾了，現在幫您潔身——」剎那，我倏然停下。

手中毛巾無聲地落在冷冰的地板上。雙手的顫抖止不住。我直直瞪著那躺在我面前的男人，並且花盡全身的力氣來抑止震驚、說服自己——那個男人、並不是那張相片裡頭站在母親身旁的人、那個溫柔的挽著她的手的男人……「不是、不是！」我狠狠咬著下唇，血絲滲破皮肉。自我懂事以來就沒見過父親了。我閉上眼，在黑暗裏望向母親那哭腫的眼睛，那雙疲倦和恐懼交雜的眼睛。我從來都不曾問過、也不敢問——但是、但是——

好想問個明白。但人會說真話嗎？

我是指那些，活著的人。

淚水蠢蠢欲動地在眼眶打轉。我想起阿芬握著那根已斷氣的指頭。

「耀善，你要記住啊。」這時母親虛弱的聲音再度回響在耳邊——

「不要多管閒事。」

1 極樂殯儀館，於1949年由日治時期臺北市役所經營的公營葬儀堂改建，為白色恐怖時期主要處理被槍決的政治犯大體之葬儀單位。原址位於林森公園新生北路二段與南京東立一段交接口處（今臺北市新生北路二段28巷）。

王希成老師回復：奇特的主題，寫在極樂殯儀館的工作，用乾淨的毛巾擦拭著蒼白的大體。

他們眉頭間有些無奈，或者是忿然。每張死人臉長得都一樣，但形形色色的人們，或許真能從那嘴角的皺紋、或是踝邊的傷痕裡，默默地分辨出因病或含冤地離去，有著何等的差異。意外碰到自己一直未見面的父

鐘文伶老師回復：一篇極短篇的政治寓言故事，不僅成功塑造出緊張懸疑的氛圍，透過人

親的大體，好想問個明白，但活著人會說真話嗎？這極樂殯儀館，卻是
228 白色恐怖時期，主要處理被槍決的政治犯大體之葬儀單位。從個人
觀點切入時代的悲劇，沒半句控訴，卻覺得沉重。

物對話，帶出男主角的家世背景與恐懼。

極短篇小說類 第二名

進四國企二甲／易沁

藍莓餡餅

她像往常一樣從口袋裡掏出綠色票卡，不搭手扶梯踏出捷運站，出站時天色已經黑了。

剛才甚麼事也沒有發生，捷運站出口沒有一個經過的人知道十分鐘前曾經發生甚麼事，她模仿一個穿著窄裙與皮鞋的長髮女子快步通過十字路口的斑馬線，模仿一個在公車亭等候的中年男子搭上正好駛來的中型公車，模仿一個甫從補習班下課的國中女學生自公車前門走向後方所剩無幾的座位，才剛剛坐下她就清楚地感受到一種異常柔軟又微微濕潤的觸感自臀部經由神經元傳達自腦部，她確實地坐在一塊藍莓餡餅上。

她回想起在國外留學時第一次搭地鐵的情境，當車廂內的每一名乘客擁擠得像水巷

裡的魚然而遠處卻依然有一席座位時，事情絕不是那麼單純，那席座位上肯定被棄置了超市買來的生菜三明治或是失手被打翻的罐裝咖啡。

公車司機在十字路口的黃燈亮起時右轉，她沒抓緊扶手便倒向左手邊的座椅，餡餅夾層內的藍莓果醬被擠壓出來，溢在了紅色座椅上，她穿著的米白圓裙也被印上果醬藍紫色的痕跡，站在走道上玩手機的國中生似乎察覺到了空氣裡瀰漫的一絲絲莓果味，用手機拍下相片後發布社群貼文，對著照片按下「哇」的圖示，按下下車鈴後走向公車前門下了車，另一名坐在她後方的婦人也跟著下車，經過她的座位時發出一聲驚呼，從購物袋裡掏出一包袖珍包面紙放在她膝上，她向婦人點了點頭，打開還剩下一張面紙的袖珍包。

公車就這樣駛過了好幾站，她沒有模仿任何人下車，打算逕自坐到終點站，等所有乘客都下車再想想辦法，她在心底數著經過的紅綠燈數，思索剛才經過了幾輛藍色小客車，司機闖了多少黃燈，這是她第一次在公車上待了這麼久，也是第一次搭到終點站，公車在終點站停下後，司機按下按鈕打開前後門，車上的每個人卻無動於衷。

她開始模仿每一個人老實地待在自己的座椅上，模仿坐在博愛座的老先生用抬頭的

方式使用手機，直到公車的照明設備被條地切掉電源，她嚇了一跳，如終於醒酒的醉漢一般，慌忙起身搖搖晃晃地走向前門，一塊藍莓餡餅從後頭被丟擲到她背上，還來不及轉身，又是一塊藍莓餡餅以拋物線的姿態被投出，身上沾著一塊塊藍莓餡餅，髮絲上也是餡餅溢出的果醬，公車的廊她走了好久才下車。

她脫下沾著果醬的鞋子不假思索地往前跑，踏過人行道上無數已經碎裂的地磚，然後才被地磚下樹根的突起給絆倒，她看著玻璃櫥窗上倒映的影像，不同於日子雲裡霧裡的一張異常鮮明的臉，儘管是用看的，那仍然是一種不安於現實的感覺，眉尾的坡末放得好低好低，飽滿突起的腦門下的陰影使眼窩呈半明半暗的樣子，月光照到的半分虹膜顏色竟如亞歷山大石般迥異，卻依舊是拘謹的神態，嘴唇向裡頭癢得更緊，像是門牙正上下嚙咬著黏膜。她想那是愈看不懂了。街道像宇宙一樣靜謐，提袋裡的藍莓餡餅被撒了一地，果醬滲入地磚間的縫隙朝月影的方向前進。

林秀蓉老師回復：透過車上藍莓餡餅撒地及藍莓果醬溢出的情節，描寫科技時代人際互動

柯嘉智老師回復：以「藍莓餡餅」隱喻無名苦惱，文字密度和耐讀性高。
的冷暖，題材具有新意。內容縝密，扣人心弦。

極短篇小說類 第三名

四水食一乙／滿棠

好日子

今天是個好日子。

他們都是這樣講的。

身不由己，大概就是這時代女人的宿命。

「啪。」

左臉火辣辣的疼。少女閉上眼，倔強的不讓淚水滴落。

再睜眼，她身處在一棟白色的建築裡，隱約嗅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於是她走近窗戶，外面烏鴉鴉的一片，此時，有個穿著白色衣服的女人走近，問：「您是要找誰嗎？」

少女眨了眨眼，有點慌，情急之下道出自己的名字，女人楞了一下，道：「是要找林張淑娟女士嗎？她在508喔。」

「林？」少女驚訝地重複，那是她要嫁的人之姓，她思索了一會，決定跟從感覺，於是依著房門一間間的找到508。

打開病房的門，透著一些微光，她看到床頭上的名字寫著林張淑娟，驚疑不定的走到病床邊，上面躺著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於是她伸手搖了搖對方。

「老人家、老人家。」

老人慢慢睜開眼睛，她的臉因病痛折磨而蠟黃，眼瞳帶著混濁，先看眼窗外，道：「天還沒亮啊。」

她又轉過頭，打量起眼前的少女。充滿皺褶的手輕握住纖細的手臂，又輕輕拍了拍手背，道：「小姑娘啊，你長得像我年輕的時候，不過你這身打扮有點過時啦。紮著兩條辮子、穿著白衫、藍裙，好久以前的打扮了。」

少女有些尷尬，不知道要回些什麼，只好沒話找話。

「老人家，您今天有感覺好點了嗎？」

老人道：「老啦！好那一點或壞那一點沒什麼關係的。」
老人又繼續盯著少女，沉默一陣後她突然開口：「在你這年紀時候，我就遇到我家老頭子了。」

她眯了眯眼，帶著回憶的語氣：「花一樣的年歲，那時候日子過的艱苦，家裡還有弟弟妹妹，要吃飯、讀書，於是阿爸、阿媽就把我嫁人了。」

「我書讀的好，差一點就能上大學了呢。」

少女好似隱約猜到了什麼，反握住老人乾燥佈滿皺紋的雙手，問：「那您沒反抗嗎？」

「當然有哇，小姑娘你別看我現在這樣，我那時候反抗的可激烈了，哭啊鬧啊，尋死覓活的，誰知阿爸阿媽鐵了心……，長姐哭著打我一巴掌，火辣辣的疼，我的頭被她打偏，看到旁邊還要吃奶的幼弟，算是醒了。」

少女像是猜到後續，卻又不死心，只好急切的問：「後來呢？」

老人嘆道：「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啊。」

少女低頭咬住了下唇，老人見狀，顫顫地舉起她的手臂，安慰式的拍了拍少女的頭頂，道：「老婆子我這一輩子在嫁人的時候學會認命，卻也在嫁人時學會不要服命。」

老人似乎是想起了什麼高興事，彎了彎眼眸，續道：「老頭子其實對我不差，嫁過去後娘家的家境也改善很多，我想，這一嫁，不虧。再後來，我生了一個男娃一個女娃，可把老頭子高興壞囉。」

「我一手把孩子們拉扯到大，看著他們成家立業、事業有成，看著媳婦生了一雙兒女，再看著孫子長大成。總算是把一生該盼的都盼來了。」

「他們都走啦，我到這裡也足矣。」

「謝謝你啊，聽我嘮叨這麼多，孩子大啦，都不愛聽我這老婆子碎念了。」

「小姑娘，別怕，人生還長著，大膽的往前走。你只管往前看，後面老婆子替你看著呢。」

少女愣了一下，轉身走出病房，此時窗外已是大亮，她於踏出門檻前回過頭，老人在陽光下面容慈祥，對少女做了做口型，再見。

病床前跪著一男一女，女的握住老人的手，淚眼婆娑。

老人看著她的孩子們，都已是獨立的样子。

「孩子都大啦，我也能走了。」

病床上的老人好心情的眯起眼，勾起唇角，而少女迎向滿面陽光。

「天亮了。」

那一瞬間少女和老人的聲音幾乎重疊在了一起。

少女再未回頭，直直地走出病房，站在病房外聽裡面壓抑的哭聲漸漸轉大，她抬頭看了眼天空，卻又垂眸，把無奈和不甘都壓在眼睫下，腦袋閃過老人臉蒼老卻也安詳的臉，她好像突然明白身不由己卻也得心甘情願的道理。臉龐有淚劃過，是涼的。她看著自己的指尖逐漸變淡，在陽光下消失，而剛才的對話逐漸在記憶中淡去。

恍惚間，也是這樣一個好天氣，有人往她臉上撲粉、抹胭脂、蓋上蓋頭。

「新娘子出門啦——。」

林秀蓉老師回復：藉著兩個不同世代的女性對話，探討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婚

姻困境，從命與抗命的衝突，道出女性內在壓抑的心聲。情節結構首尾照應，可見用心。

張簡文琪老師回復：小說藉由即將離世的女主角與自己的靈魂在醫院的對話，拼湊出她無

怨無悔，圓滿的一生。作者留佈的線索合宜巧妙，是本文成功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小說結尾，即將離去的靈魂回顧自己數十年的人生，頓時領悟、釋然，心中感受到一生盡完責任後的平靜與超脫，於是，去來都歡喜，作者結尾以喪事與喜事並呈，內涵深刻，發人深思。結構上，作者透過女主角三次被打臉（巴掌與撲粉）的情節跳接，自然地帶出時空的轉換，轉場技巧十分高明。

極短篇小說類 佳作

四觀二甲／李怡靜

無罪推定原則

公司來了一個新同事。

當時我正在電腦前埋頭工作，從桌案中抬起頭，那人身穿黑色西裝，打著一條藍色領帶，一臉拘謹地向大家打招呼。

他的工位安排到了我右邊，我把我桌前地板放著的垃圾桶向左移了移，即使它沒有佔到他的座位。

他對我揚起一抹友好的笑，「謝謝。」說完，猶豫了一會，他又開口：「你好，我叫宋瑞文，你呢？」

我盯著螢幕：「噢，你好，我叫林致成。」

身旁沒有了聲音，我仔細看過試算表裡的數字，也沒注意他有沒有回應。

按理說我要照應一下新人，但奇怪的是在這幾週裡，我們沒有任何公事之外的對話。

偶爾我替他檢查月報表，我們僅有的對話就在他再三的道謝裡結束。

這天我將財務預算編列完，輕吁了口氣，一旁的手機跳出了幾條新訊息。

「宋瑞文在以前的公司私吞公款，才被辭退……」

「真假？沒有被起訴嗎？這是侵佔罪吧？」

聊天室裡熱火朝天的討論，我悄悄撇過頭，宋瑞文正在對比檢查前一年度的財務報表，渾然不知自己正被肆意八卦著。

雖然謠言不可信，我仍不免有些震驚。

我正偷覷他，怎料他驀地轉頭，嚇了我一跳，他輕笑起來：「怎麼了嗎？」

我心虛的乾笑一聲，撓了撓頭，想掩飾不自在：「你不去吃飯嗎？我幫你帶一份回來？」

做。

頭，然後有些狼狽的跑出辦公室。
我愣愣地望著這一幕，在一瞬間似乎看見了他眼角泛紅，而他也幾乎同時時間便低下了

心裡油然而升起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我只能茫茫然地任這種情緒蔓延，卻什麼也不能

聲音。

一個人無論是否真的有犯錯，輿論會使他被定罪。

漠不關心的表情出現在每個人臉上，所有人冷眼旁觀，最終只聽得宋瑞文不斷道歉的
沒人上前幫他一起撿。
甚至故意撞他，令他手上一疊的文件夾頓時散落一地。

他抬頭向我笑了笑，十分客氣的道了謝，我隨意扯出一個笑，不敢與他對上視線。
接下來的日子，我有意無意的與他拉開距離，甚至恰巧碰上，我也低頭佯裝沒看到。
有些同事卻對他除了工作上的刁難，還將咖啡液灑在他做好的報表上。

終於從大太陽下回到了辦公室，一群人聚集在一邊交頭接耳，大概還在八卦那件事。
我提起手上的塑料袋看了看，嘆口氣，走到座位，將食盒放在了他桌邊。

也許在當下看到訊息時，我在心底就給他判刑定罪了。

我被良知及畏怯相互拉扯著，彷彿下一秒靈魂就要被撕扯成兩半——尖銳的鬧鈴突然響起，我從睡夢中驚醒，已經早上七點了。

今天要開財務會議，我急匆匆趕到公司，在會議開始前正好入座。

會議照例就是報告季度數據、檢討各項預算編列等等。

等到會議結束，已經正中午了。

「阿成，一起吃飯嗎？」一個同事問道。

我不太想和他們去，隨口答道：「你們去吧，我待會兒隨便吃吃就行。」

過了片刻，我伸了伸懶腰，正準備去找點吃的，卻突然莫名想起自己上次替宋瑞文帶的盒飯，而那個人……

我猛的轉頭，卻發現右邊座位空無一人。

應該是請假吧。

可是接下來好幾天，我都沒再見到他來上班，周圍同事也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再後來，他的桌子不知何時被清空了，我才真正意識到，原來他並不是請假。

他連個招呼都沒打。

他連自己的東西也沒有收拾。

就連工作他也沒好好交代清楚。

沒人知道他走了。

他走了，走去哪？

我想找人打聽，卻根本不知道找誰。

很久之後，我突然回憶起和他初次見面時的第一次交談，我說完我的名字，他沒有回應我。

我猜想他應該是靦腆地笑著點頭，卻礙於我正專注工作，才沒有再開口。

我當時為什麼不回頭看著他眼睛，再回答他呢？

我又想到，我替他檢查月報表的時候，那時他一連的道謝，即使我一再說這沒什麼，讓他別跟我客氣，他卻說我真的幫了他很大的忙。

還有他被其他同事欺侮的時候——

我輕扯嘴角，想抽自己一巴掌。

說一個人的改變，是從另一個人的到來或離開開始。

這段日子也許只是我漫長的人生裡一小部分，但沉重的後悔卻是深刻壓印在心底，甚至，骨髓裡。

王希成老師回復：講公司新同事有曾經私吞公款的傳聞，但沒確認，大家就用防備或排擠的舉動霸凌他，直到他忍受不了辭職，主角才反思自己也加入了那個有罪認定團體，雖然自己沒做過什麼傷害他的事。

鍾文伶老師回復：以第三者角度，看待一個職員的輩霸凌與離職經過，不僅控訴流言的殺傷力，也對自己的毫無作為感到深切自責，全文文筆流暢。

極短篇小說類 佳作

四金資一甲／洪莉蘋

結緣

前言

緣，看似絲綢一般柔軟，實質卻無堅不摧，其顏大抵上就是線，顏色卻會因人之人的關係漸深漸淺，淺至緣滅。

—

春光明媚，林木蓊鬱，晨曦照耀在一片樹林之中，穿過樹葉間隙撒向了女子之上。

那女子花容月貌，柳眉鳳眼鑲嵌在小巧的臉龐上，一對明眸如曜石折光般流光溢彩，青絲垂落，透著一絲慵懶的嬌柔。

「華芸甯，今日我奉祖母之命一定要帶你回去。」

開口的正是華家首席結緣師華灝，年僅十五卻早已到達無人能達的修為。

仙姿玉容，薄唇鳳目，不經意散發出的傲氣凜然，令人為之膽怯。

華芸甯笑得眉眼彎彎，雙手卻緊抓著裙褥，她在想從華灝手中脫逃的機會有多少？

「妳逃不出我的眼皮子底下的。」華灝鳳眼微眯，仍是那種不可一世的態度。

輸了，華芸甯舉雙手投降。

俯仰之間，他們已穿越樹林，跟先前的大好景色不同，此處雜草叢生，杳無人煙。

電光火石間，一聲轟隆震耳，方才還晴空萬里的，此時已烏雲密布，豆大的雨珠一顆顆殞落。

華芸甯和華灝對看，一交眼便明白雙方所想的了。

天象大亂，事有蹊蹺！

二

「華芸甯，待會妳就安安靜靜的在我身後，絕不能讓人察覺到妳是結緣師，明白？」華灝一邊囑咐，手上動作卻沒停過。

他此時咬破指腹，紅通通的血不斷從他咬破的洞湧出，另一手拿著小紙片人不停地沾染上他的血液。

有了他的血這些小紙片人就像是有生命般，各個飄舞在空中，等到華灝指向四面八方，便領旨探查。

「明白，這種小事哪需要……」華芸甯黛眉一皺，不滿意的小聲嘀咕，可一瞥見華灝漸漸冷下來的臉，小嘴緊緊扣上。

他們目前在一棵大樹下躲雨，這驟雨來得又急又快，必定下不久，故他們決定先等小紙片人探勘回來，雨也差不多停了，得到情報，在謀下策。

探查情勢的小紙片人共有十只，現在只回來九只，貌似最後一只是不回來了，謎底該揭曉了。

「華芸甯，該走了，往南南東行。」華灝起身。

「走吧。」華芸甯點頭。

三

越趨近南南東，其惡臭味就更加濃烈。

輕功橫越來的一路上，沒有萬物的生機，大地一片死寂，沒有雨水的蹤跡也沒有日曬的痕跡。

一切都宛若虛無，化為空。

華灝的小紙片人雖無法召回去，可它就像是個記號，沿途的慘況他也透過小紙片人的眼珠子知道些。

輕功停下，兩個人飛快地掃視四周，掌握情況。

眼前有一名女子全身瘀黑，身上各個關節都被黑色的粗縫線串起，縫得歪七扭八，七零八落。

「華芸甯，我去牽制女子，你來和她結緣。」

「但是我……」。

「妳得上，不然我們都得死！」華灝怒斥。

下一秒，華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飛撲向前，衝到女子面前，給它一招是一招。

華芸甯也沒有亂了手腳，闔上雙眸，她在找那女子的緣在哪，要確切地抓住緣。

緣，看似絲綢一般柔軟，實質卻無堅不摧。

她背誦過很多次，這是結緣的初步。

那女子的淚水浸滿了悲傷，柔情似水，她的夫君在戰場被敵軍百步穿楊，一箭奪命，

她也沒有活下去的意義，她投江自盡，和長江融於一體。

她還記得曾對他莞爾一笑，「待我長髮及腰，娶我可好？」

他拘謹地不敢應聲，卻將家中代代相傳的玉鐲子遞給她，牢牢地放在她的手上。

可老天卻將她的夢打碎，奪走了她的郎君。

四

是那淺藍色的緣，華芸甯找到了！

華芸甯拾起那緣，巧手一穿，萬物生機順時綻開，散發出璀璨的光芒，點點靈光圍繞在華芸甯周圍，照著她璀璨奪目。

她雙手一揮，漫天的靈光無邊無際的撒在整片天地，帶來整片生機。

順利結緣，而那一個在淺藍色身旁靜待已久的碧綠色之緣也順手連上了。

原來，她夫婿早已在旁陪伴她多時，如今，終可兩兩相聚了。

這一頁，翻過去了，華芸甯和華灝相安無事，繼續前進。

世人總喜歡說：「向來情深，奈何緣淺」，但卻可不知其實還有下句，「已然情深，何懼緣淺」緣起緣滅，真有所愛，縱使陰陽兩道仍會牽上，至死不渝。

就像那藍綠之緣，穿越生死，只為在輪迴下一世中仍有彼此。

鐘文伶老師回復：從緣的角度出發，結合武俠科幻小說，情節曲折動人。

張簡文琪老師回復：作者展現極佳的文字駕馭能力，書寫表達細緻流暢，情節起伏跌宕，技法成熟，營造出武俠小說的氛圍，有畫面感，引人入勝，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說。可惜結緣師與《陰陽師》緣結神角色有些雷同，創意不足，可修改。

極短篇小說類 佳作

四會資一乙 / Latrice

圍剿

天邊映著橙紅，太陽沉沒在五點四十七。

「小唐，我回來了！」青年聲音帶笑，小院裡的月桂樹回應似地，枝葉隨風搖了搖，抖下了兩朵淺黃。

來人走近掛有救人濟世匾額的醫館，他一身墨綠軍裝，本該規矩扣住所有衣扣，此時卻解開了兩顆鈕子。搭上那爽朗的笑，幾乎感受不到軍官的威壓。

「余海，說過多少次，別再叫我小唐，我年齡可比你大。」唐川翻個白眼不住地吐槽，拍了拍長衫站起身來，將方才鎖上的門門打開。

雖說，即便鎖住了門，余海也有各種辦法能進屋，他翻窗的技術厲害的很。

「好嘛！川哥，你也才大我四歲，剛過而立之年就裝成熟，睡衣的圖案還是……垂耳兔與胡蘿蔔！」余海眯眯起眼，戲謔地說。

在進門前，余海照舊先環顧四周，確認附近沒閒雜人等，才將門關合，落鎖。

說時遲，那時快，余海忽地轉過身來，一個箭步衝過去。他把人放倒壓在案頭，準備制住雙手；不過比這速度更快的，是唐川從書頁中摸出的一柄短匕，反手抵在余海脖頸前，再靠近就能貼到動脈的搏動。刀刃映射出白熾燈的光，亮得直晃眼。

金屬涼意與灼熱的呼吸交融，曖昧在兩人間的距離發酵。他只能退開，也必須退開。

「別鬧了，說正事。」假若忽略掉耳尖微紅，唐川此刻看來還算淡定。

余海短促地笑了一聲，將標示地點的圖紙遞給眼前人，壓低聲音道：「查到了一個毒梟基地，位於蔗山下的碧石鎮廢址，他們窩藏的鴉片和武器庫也在那裡，估計是放在廢棄的製糖工廠。」

「這兩日多觀察一下，我會向林叔增調人員和槍械，三日後出發。」

「好的！川哥。」

轉眼間到了第三日。

在漆黑裡，五百餘位黑衣人潛藏進夜色深處。領頭者張嘴發出一段「嘶嘶嘶」——像蛇的聲音，各隊長們跟著傳遞，隊伍開始分頭行動。

凌晨三點的守夜人倦了、睏了。

匕首悄無聲息地劃過，人還未察覺就已斷送性命。

看著對方喉管噴湧出的腥血，唐川竟恍惚了一下。自己明明是個從醫者，什麼時候起，殺的人卻比救起的人要來的多？唐川搖搖頭不再多想，緩緩放下屍體，盡量不發出聲響。

此時還算是寂靜的夜，卻突兀地出現銅鑼敲擊的聲音。

唐川往聲源看，「是巡邏的哨兵。」

「嘖！」余海直接扛起中正式步槍，「砰」地一聲，將子彈餵進哨兵的額頭中心。

第一聲槍響是信號，吹起廝殺的號角。

士兵毫不畏懼，前線倒下，後排的人上前填補空缺。長刀短劍相擊，不時夾雜數道砰鳴在耳邊炸裂。熾熱鮮血淌一條歷史的長河，澆灌著腳下土地。

「砰轟——」
作戰差不多接近尾聲，廠房卻突然發生大規模的爆炸。就像骨牌效應一般，愈來愈多的牆體跟著崩塌。

「我賺不到錢，你們也別想好過！」光頭男人猖狂大笑，隨即消失在火舌中，影影綽綽。「工廠撐不住了！快撤！」眾人忙大喊著、逃命。

此刻，唐川逆著人流，撞上好幾人的肩膀，跑向了烈火。

余海還在裡面，他想。

「余海。」

「余海！」

那一年，流浪的少年遇見了唐川。

少年在餓桶旁與黑貓搶食，既使手背上多了好幾道爪痕，也不在意。有食物才能活下去。

唐川向前走近。黑貓叫囂著，炸起毛，跑了。

從布包拿出稀釋過的酒精，唐川蹲下身為少年清洗傷口，邊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怎麼一個人在這？

少年垂下頭，過長的瀏海蓋住了眼睫，半響擠出聲音，余海，大海的海。我沒有家，爸爸吸毒，死了。

唐川回憶起自己曾經的家庭，眼眸暗了下來。

還疼嗎？唐川輕撫少年手臂的菸疤、看向破舊褲子蓋不住的痕。疼。但是，他再也打不到我了。

唐川用手巾包扎好少年雙手。我叫唐川，山川的川。

他站起身，微笑。對著少年伸出了手。

小海，我們回家吧！回我們的家。

余海抬頭看向唐川眼底，握住了手。

「余海……」他終於在一道斷牆後面找到了余海。幸好傷勢不重。

唐川攙扶著余海離開。

「小唐……我們回家吧。」

「好，回我們的家。」

唐川好似答應了什麼，又好像沒有。

兩人相視一笑。

赤焰在背後渲染了半面天空。

鐘文伶老師回復：從一次圍剿的過程中，帶出兩位主人公的身世經歷，描寫打鬥場面精采，故事完整。

柯嘉智老師回復：文字熟練，情節生動。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高科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2021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主編. -- 一版. --
高雄市：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022.03
面；公分
ISBN 978-626-95080-6-8 (平裝)

863.3

111003678

《2021 高科大現代文學獎》 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編者／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

出版者／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建工校區】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 號【燕巢校區】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 號【楠梓校區】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旗津校區】

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 2 號【第一校區】

電話：07-3814526 轉 12342 傳真：07-3839576

發行人／楊慶煜

編印發行／太普公關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 59 號

電話：07-3805886・3846681 傳真：07-3871980

2022 年 3 月 一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